



國家社科基金

GUOJIA SHEKE JIJIN HOUGUO ZIZHU XIANGMU

後期資助項目

竹書紀年與出土文獻研究之一： 竹書紀年考

Research on the *Zhushu Jinian*

下 册

程平山 著

中華書局

國家社科基金
GUOJIA SHEKE JIJIN HOUQI ZICHI XIANGMU
後期資助項目

竹書紀年與出土文獻研究之一：
竹書紀年考



Research on the *Zhushu Jinian*

下 册

程平山 著

第六章 今本《竹書紀年》分析

關於今本《竹書紀年》，學者爭議的核心問題是今本《竹書紀年》的成書時代與性質。本章重點探討今本《竹書紀年》的成書時代、資料來源、今本《竹書紀年》與古本《竹書紀年》的關係、今本《竹書紀年》的性質等問題。

第一節 今本《竹書紀年》成書時代分析

關於今本《竹書紀年》的成書時代，學者聚訟不已。近人多以為今本《竹書紀年》是晚世的輯本或整理本，學者推測其時代，或以為晉代，或以為南北朝，或以為唐、五代，或以為北宋，或以為南宋，或以為宋元，或以為元明，或以為明代^①。許多學者認為古本《竹書紀年》亡佚後，好事者遂編纂今本《竹書紀年》。實際上，今本《竹書紀年》改易了很多古本《竹書紀年》的原則性記載，如禹都陽城、盤庚遷殷以後更不徙都等等^②。所以，將今本《竹書紀年》視為後世的整理本是對的。關鍵是其成書的時代。

判斷今本《竹書紀年》之成書時代，須考察其體系，稽考其文字及相關文獻的徵引例。

1. 結構

古本《竹書紀年》分為《紀年》、《紀令應》、《雜事》三部分。由於歷經戰亂，傳抄亦誤，隋時已有《竹書同異》一卷。南宋《中興館閣書目》仍記載古本《竹書紀年》結構分為《紀年》、《紀令應》、《雜事》三部分。今本《竹書紀年》無《紀年》、《紀令應》、《雜事》的分別，亦無《竹書同異》。今本《竹書紀年》的成書應當在古本《竹書紀年》殘本亡佚或古本《竹書紀年》希見之時，至少今本《竹書紀年》的作者不見古本《竹書紀年》殘本，是以無法仿效古本《竹書紀年》而加以復原。所以，考其內容與結構，今本《竹書紀年》并非由宋代古本《竹書紀年》殘本而來，今本《竹書紀年》的作者未見宋代保留的古本《竹書紀年》殘本^③。

① 詳見本書第二章第三節之“今本《竹書紀年》出現時代及來源”部分。

② 見本書本章第二節今本《竹書紀年》資料來源分析。

③ 詳見本書第五章第一節《古本〈竹書紀年〉的結構考析》。

2. 卷數

古本《竹書紀年》十三卷，其中《紀年》十卷（《夏紀》、《商紀》一卷、《周紀》一卷、《晉紀》六卷、《魏紀》二卷）、《紀年應》一卷、《雜事》一卷，附《竹書同異》一卷^①。今本《竹書紀年》二卷，上卷包括五帝、夏、商，下卷包括西周、晉、魏。今本《竹書紀年》在卷數上不能復原古本《竹書紀年》，證明今本《竹書紀年》的作者不見宋代保留的古本《竹書紀年》殘本，於是只能混而編之。

3. 繫年

今本《竹書紀年》為編年體史書，內容載五帝三王事。今存編年體史書而內容相近的有《資治通鑑外紀》、《皇王大紀》、《資治通鑑前編》等，此三書取材廣泛，於元以前的經史諸子多所相容并蓄，並且吸收了宋代學者的研究成果，更為重要的是對所引大量文獻都標明出處。《路史》亦載先秦事蹟，且注釋較詳。並且，《資治通鑑外紀》、《皇王大紀》、《路史》、《資治通鑑前編》都載有古本《竹書紀年》內容。所以，通過今本《竹書紀年》與它們的比較可以明確今本《竹書紀年》成書時代是否可以早於宋代。

通過今本《竹書紀年》與《資治通鑑外紀》、《皇王大紀》、《路史》、《資治通鑑前編》比較，可以發現今本《竹書紀年》與它們在繫年方面有巨大的差異。許多在《資治通鑑外紀》、《皇王大紀》、《路史》、《資治通鑑前編》不繫年的條文，却在今本《竹書紀年》中繫年^②。

今本《竹書紀年》曰：

帝啓元年癸亥，帝即位于夏邑。大饗諸侯于鈞臺。^③

案：《資治通鑑外紀》等載此事年代不明，《資治通鑑前編》亦曰“書史不言其年歲”，此今本《竹書紀年》自繫年也。《左傳》昭公四年：

夏啓有鈞臺之享。^④

劉恕《資治通鑑外紀》曰：

啓筮享神於大陵之上，是為鈞臺之享。^⑤

胡宏《皇王大紀》曰：

① 詳見本書第五章第二節《古本〈竹書紀年〉的卷數》。

② 詳見本書本章第二節今本《竹書紀年》資料來源分析。

③ 王國維：《今本竹書紀年疏證》，方詩銘、王修齡：《古本竹書紀年輯證（修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13頁。

④ 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卷42，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第2035頁。

⑤ 劉恕：《資治通鑑外紀》卷2《夏商紀·商》，影明刊本，張元濟等編《四部叢刊》，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十八年，第2頁b。

享諸侯於鈞臺，作《九辨》、《九歌》之樂。^①

羅泌《路史》曰：

蒞享大隍之上，是為鈞臺之享。^②

金履祥《資治通鑑前編》曰：

九歲，王崩，子太康踐位。

金履祥自注曰：

按《傳》稱：啓有鈞臺之享，而書史不言其年歲。^③

如果今本《竹書紀年》的成書早於《資治通鑑外紀》、《皇王大紀》、《路史》、《資治通鑑前編》等，而《資治通鑑外紀》、《皇王大紀》、《路史》、《資治通鑑前編》等沒有徵引，則只能得出宋代不見今本《竹書紀年》。《太平御覽》、《資治通鑑外紀》、《皇王大紀》、《路史》、《資治通鑑前編》等書所載五帝紀年，都沒有徵引今本《竹書紀年》，證明今本《竹書紀年》於時未出。在現存的晉至宋時期的大量文獻中，這些只在今本《竹書紀年》繫年的條文，亦不在其它文獻中繫年。所以，今本《竹書紀年》不見於現存的晉至宋時期文獻徵引，即今本《竹書紀年》的成書時代晚於宋末。

4. 文字

通過同類史書文字的比較，考察其存在的共性和差異，可以分別其成書年代的早晚。以這種方法分析今本《竹書紀年》與《資治通鑑前編》，可以明確今本《竹書紀年》與《資治通鑑前編》存在一些共同之處，並且存在顯著的差異。今本《竹書紀年》與《資治通鑑前編》都包含一些見之於古本《竹書紀年》的內容，但是，《資治通鑑前編》所載古本《竹書紀年》的內容遠遠不如今本《竹書紀年》包含的多，即金履祥不見古本《竹書紀年》，亦未輯佚。同樣，金履祥亦未見今本《竹書紀年》，所以轉引《資治通鑑外紀》、《皇王大紀》、《路史》等所引古本《竹書紀年》^④。

基於以上事實，比較今本《竹書紀年》與《資治通鑑前編》的共同之處，尤其是年代與文字的共同之處，我們就要思考兩者之間的關係：是《資治通鑑前編》採用今本《竹書紀年》，抑或相反？事實上，今本《竹書紀年》載古本《竹書紀年》的內容，在文字方面多與他書所引古本《竹書紀年》相同，而他書

① 胡宏：《皇王大紀》卷5，明萬曆三十九年陳邦瞻閩中重刻本，第7頁b。

② 羅泌纂，羅莘注：《後紀》卷13上《夏后紀下》，《路史》，喬可傳校，《四部備要》，第44冊，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影印本，第149頁。

③ 金履祥：《資治通鑑前編》卷3，《率祖堂叢書》，清雍正乾隆間金華金氏刻本，清光緒十三年鎮海謝駿德補刻，第9頁a。

④ 詳見本書第四章《〈竹書紀年〉流傳考》“金履祥《資治通鑑前編》”條。

所引古本《竹書紀年》其實是經過轉換或改寫的，如此多的事實證明是今本《竹書紀年》輯他書引古本《竹書紀年》，而不是他書抄自今本《竹書紀年》。今本《竹書紀年》載古本《竹書紀年》的內容是一個雜蕪不修的形象。所以，今本《竹書紀年》只是一個輯補本。

今本《竹書紀年》存在一些與《資治通鑑前編》相同的文字，而這些文字又是不同於他書，如此需要判斷兩者的關係。金履祥未見今本《竹書紀年》，是否可能轉引自他書所引今本《竹書紀年》？《資治通鑑前編》傳抄文獻仍是注明來源，其引用《竹書紀年》、《皇王大紀》等皆注明，《資治通鑑前編舉要》更是注明《資治通鑑前編》史料的出處。《資治通鑑前編》多處注明來自《竹書紀年》，其多見於古本《竹書紀年》，三條以前未見引用的亦注明見於《竹書紀年》^①。掌握了《資治通鑑前編》引文特點，就可以明白《資治通鑑前編》未加注明而同於今本《竹書紀年》的記載，應是《資治通鑑前編》所原有的，而不是來自今本《竹書紀年》或轉引他書引今本《竹書紀年》。較之《資治通鑑前編》，今本《竹書紀年》損夏末成湯年數，厲王紀年采《資治通鑑前編》而繫年減二十五年，用一行干支歲名而無實^②。

5. 史料

古本《竹書紀年》成書於戰國時期，作者可見史料甚多，一些為司馬遷所不能見到。今本《竹書紀年》的一些重要事實取司馬遷《史記》，而與史實相違背。從而，證實今本《竹書紀年》不是戰國時期的史料，而是漢以後學者剿襲《史記》的偽作。

司馬遷根據史料將平王東遷的年代定在平王元年。《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曰：

平王元年，東徙雒邑。^③

關於《史記》記載的平王東遷在平王元年說，被漢以來學者廣泛接受。

金履祥《資治通鑑前編》曰：

辛未，平王元年，王東遷雒邑。^④

今本《竹書紀年》曰：

元年辛未，王東徙洛邑。^⑤

① 詳見本書第四章《〈竹書紀年〉流傳考》“金履祥《資治通鑑前編》”條。

② 詳見本書本章第二節今本《竹書紀年》資料來源分析。

③ 《史記》卷14《十二諸侯年表》，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532頁。

④ 金履祥：《資治通鑑前編》卷9，第38頁b。

⑤ 王國維：《今本竹書紀年疏證》，《古本竹書紀年輯證（修訂本）》，第263頁。

古本《竹書紀年》輯佚文字缺失平王東遷的年代，但是一些學者根據唐代學者徵引古本《竹書紀年》，判斷平王東遷必定不是平王元年。《左傳》昭公二十六年孔穎達疏：

《汲冢書紀年》云：平王奔西申，而立伯盤以為天子，與幽王俱死于戲。先是，申侯、（魯）〔曾〕侯及許文公立平王於申，以本天子，故稱天王。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於攜。周二王並立。二十一年，攜王為晉文侯所殺，以本非適（嫡），故稱“攜王”。^①

朱鶴齡《愚菴小集》分析當時形勢，認為“大抵自犬戎發難至平王東遷必非止一、二年事”^②。梁玉繩《史記志疑》認為平王初立於申，“倉卒援立，未必即便徙都，亂定而乃至洛耳”^③。

《左傳》、清華簡《繫年》作為成書於戰國時期的史料，清楚記載平王東遷在平王三十三年。《左傳》昭公二十六：

至於幽王，天不吊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郊廓。^④

《左傳》僖公二十二年：

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發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秋，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⑤

自僖公二十二年（前 638 年）秋，上溯百年，乃周平王三十三年（前 738 年）。

清華簡《繫年》第二章：

曾（繒）人乃降西戎，以攻幽王，幽王及白（伯）盤乃滅，周乃亡。邦君者（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攜惠王。立廿又一年，晉文侯仇乃殺惠王于虢。周亡王九年，邦君者（諸）侯焉始不朝于周，晉文侯乃逆坪（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師。三年，乃東徙，止于成周。^⑥

關於平王東遷的年代，據成書於戰國時期的《左傳》、清華簡《繫年》在平王三十三年。《史記》作於秦火之後，受史料之局限，其誤尚可理解。今本《竹書紀年》純是剿襲《史記》，作偽之證也。

① 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卷 52，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下冊，第 2114 頁。

② 朱鶴齡：《愚菴小集》卷 13《雜著一·讀周本紀》，清康熙刻本，第 2 頁 a。

③ 梁玉繩：《史記志疑》卷 8，賀次君點校，第 1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第 309 頁。

④ 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卷 52，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下冊，第 2114 頁。

⑤ 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卷 15，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下冊，第 1813 頁。

⑥ 清華簡《繫年》第二章，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上海：中西書局，2011 年，第 138 頁。

6. 學術

今本《竹書紀年》所取很多觀點是宋代學者獨有的，與先秦和漢唐學者的觀念皆不同。

(1) 西伯戡黎(耆)

西伯戡黎(耆)，伏生《書傳》、孔傳、鄭注、《史記》、《資治通鑑外紀》、蘇軾《書傳》、蘇轍《古史》皆以為文王事。

《尚書·西伯戡黎序》孔穎達疏：

伏生《書傳》云：“文王受命……五年伐耆。……”耆即黎也。^①

《尚書·西伯戡黎》曰：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

孔《傳》曰：

文王率諸侯以事紂，內秉王心。紂不能制，今又克有黎國，迫近王圻，故知天已畢訖殷之王命。言將化為周。^②

《史記·殷本紀》曰：

及西伯伐飢國，滅之，紂之臣祖伊聞之而咎周，恐，奔告紂曰：“天既訖我殷命……”^③

《史記·周本紀》曰：

(文王)明年，敗耆國。殷之祖伊聞之，懼，以告帝紂。^④

《尚書·西伯戡黎》孔穎達疏：

鄭玄云：“西伯，周文王也。時國於岐，封為雍州伯也，國在西，故曰西伯。”^⑤

《資治通鑑外紀》曰：

(文王)勝黎，祖伊恐，奔告于紂。^⑥

蘇軾《書傳·西伯戡黎》注：

西伯，文王也。^⑦

蘇轍《古史·殷本紀》亦以文王戡黎^⑧。

① 孔穎達：《尚書正義》卷10《西伯戡黎序》，阮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1980年，第176頁。

② 孔穎達：《尚書正義》卷10《西伯戡黎序》，阮刻《十三經注疏》，第177頁。

③ 《史記》卷3《殷本紀》，第107頁。

④ 《史記》卷4《周本紀》，第118頁。

⑤ 孔穎達：《尚書正義》卷10《西伯戡黎序》，阮刻《十三經注疏》，第177頁。

⑥ 劉恕：《資治通鑑外紀》卷2《夏商紀·商》，第27頁b。

⑦ 蘇軾：《書傳》卷8《商書·西伯戡黎》，舒大剛等校點，曾棗莊、舒大剛主編《三蘇全書》，第2冊，北京：語文出版社，2001年，第58頁。

⑧ 蘇轍：《古史》卷4《殷本紀》，宋刻元明遞修本第4頁b；又《三蘇全書》，第3冊，舒大剛、桑海風點校，第376頁。

兩宋之際以後的著述，如胡宏《皇王大紀》、薛季宣《書古文訓》、呂祖謙、時瀾《增修東萊書說·西伯戡黎》、黃度《尚書說·西伯戡黎》、陳鵬飛《書解》、金履祥《資治通鑑前編》等以為武王戡黎。胡宏《皇王大紀》曰：

（紂）三十二祀，黎侯近于王畿，不供王命。紂方日夜極意聲色，不知治也。西伯發戡黎。殷人大震。^①

金履祥《資治通鑑前編》曰：

（紂辛）三十有一祀，西伯東觀兵。《西伯戡黎篇》曰：“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注：“胡五峰、呂成公、陳少南、薛季龍諸儒皆以為武王，然則戡黎蓋武王也。昔者商紂為黎之蒐，則黎，紂濟惡之國也。武王觀政于商，則戡黎之師或者所以警紂耳。”^②

《絜齋家塾書鈔》、《書經集傳》等存二說，朱子以為文王，武王之說無證據。

袁燮《絜齋家塾書鈔·西伯戡黎》曰：

西伯，或者以為文王，或者以為武王。謂之武王者，蓋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必無戡黎之事。不知《詩》言既伐崇墉，崇墉黨紂為惡者，既伐之矣，黎亦黨紂為惡者，則安得而不伐耶？故雖謂之文王亦可。^③

之禮殷未有疑周之心到得後來戡黎黎黨紂為惡者周乘勝而伐之故殷始咎周觀始之一字則知前乎此殷未嘗疑周也常人見此事亦未必知恐懼祖伊殷之忠臣見事勢窮迫其心甚恐奔走而告於受此西伯戡黎之所作也	西伯戡黎	西伯既戡黎	西伯或者以為文王或者以為武王謂之武王蓋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必無戡黎之事	絜齋家塾書鈔 卷七 物類刊本 三十四明叢書	不知詩言既伐崇墉崇墉紂黨紂為惡者既伐之矣黎亦黨紂為惡者則安得而不伐耶故雖謂之文王亦可	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讐今王其如台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卽喪指乃功不無戡于爾邦
---	------	-------	---	-----------------------------	--	---

圖一 《絜齋家塾書鈔》（《四明叢書》）載西伯戡黎

- ① 胡宏：《皇王大紀》卷10《三王紀·紂》，第30頁b。
- ② 金履祥：《資治通鑑前編》卷5，第28頁a—29頁b。
- ③ 袁燮：《絜齋家塾書鈔》卷7《西伯戡黎》，張壽鏞輯《四明叢書》，民國二十九年四明張壽鏞約園刻本，第32頁a、b。

蔡沈《書經集傳·西伯戡黎》注：

西伯，文王也。……或曰：西伯，武王也。《史記》嘗載紂使膠鬲觀兵，膠鬲問之曰：“西伯曷為而來？”則武王亦繼文王為西伯矣。^①

陳櫟《書集傳纂疏·西伯戡黎》曰：

（朱子說）：“西伯戡黎便是這箇事難判斷。觀戡黎大故逼近紂都了，豈有臣子而敢稱兵於天子之都乎？看來文王只是不伐紂耳，其他事亦都做了。”……問：“西伯舊說多指文王，惟陳少南、呂伯恭、薛季（隆）〔宣〕以為武王，吳才老亦曰戡黎恐是伐紂時事，二說孰是？”答曰：“此等無證據，可且缺之。”^②

今本《竹書紀年》曰：

（帝辛）三十四年，周師取耆及邶，遂伐崇，崇人降。

（帝辛）四十一年春三月，西伯昌薨。

（帝辛）四十四年，西伯發伐黎。^③

三十二年五星聚于房○有赤鳥集于周社 密人侵阮西伯帥師伐密 三十三年密人降于周師遂遷于程○王錫命 西伯得專征伐 約按文王受命九年大統未集蓋得專征伐 受命自此年始 三十四年周師取耆及邶遂伐崇崇人降○冬 十二月昆夷侵周 三十五年周大饑西伯自程遷于囂 三十六年春正月諸侯朝于周遂伐昆夷○西 伯使世子發營鑄 三十七年周作辟雍 三十九年大夫辛甲出奔周 四十年周作靈臺○王使膠鬲求玉于周 四十一年春三月西伯昌薨 <small>西文王姓畢年 西祭禮三十里</small> 四十二年 <small>周武王元年</small> 西伯發受丹書于呂尚○有 女子化為丈夫 四十三年春大閏○峽山崩	四十四年西伯發伐黎 四十七年內史向擘出奔周 四十八年庚子見二日並出 五十一年冬十一月戊子周師渡盟津而還○ 王囚箕子殺王子比干微子出奔 五十二年庚寅周始伐放○秋周師次于解原 ○冬十有二月周師有事于上帝肅雝雋穿微 盧彭濮從周師伐放 <small>伐微至那丘日據</small> 湯滅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歲四百九十
---	--

圖二 今本《竹書紀年》(天一閣本)載西伯戡黎

清華簡《耆夜》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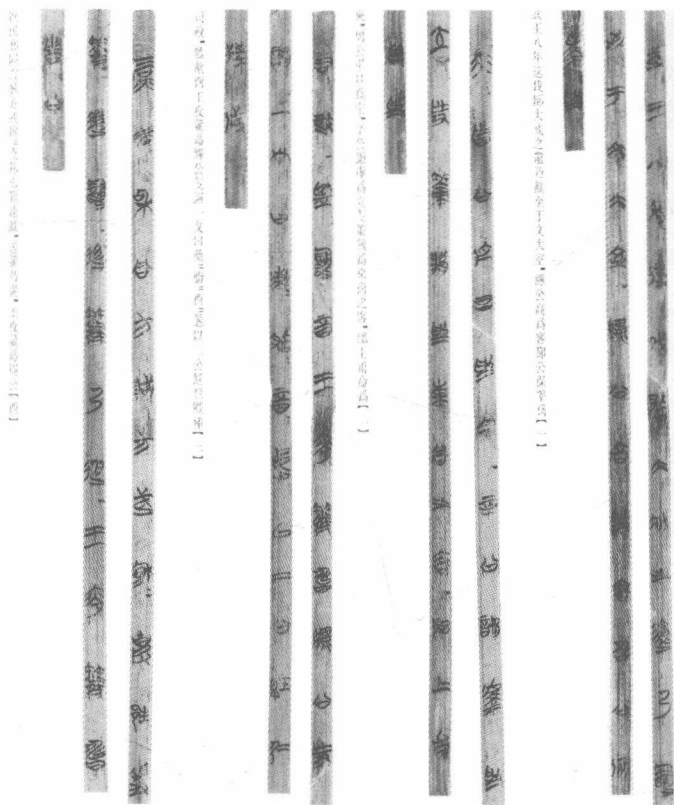
武王八年，征伐耆，大戡之。還，乃飲至于文大室。……王夜爵酬

① 蔡沈：《朱文公訂正門人蔡九峰書經集傳》卷3《西伯戡黎》，宋淳佑十年上饒郡學呂遇龍刻本，第40頁a；蔡沈：《書集傳》，嚴文儒等校點，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外編》，第1冊，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23頁。

② 陳櫟：《書集傳纂疏》卷3《商書·西伯戡黎》，《通志堂經解》，清康熙間通志堂刻本，第36頁b—37頁a。

③ 王國維：《今本竹書紀年疏證》，《古本竹書紀年輯證（修訂本）》，第238—239頁。

畢公，作歌一終……周公夜爵酬畢公，作歌一終……^①



圖三 清華簡《著夜》載西伯戡黎(《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

案：武王八年，即文王崩之明年。王、周公夜爵酬畢公，畢公滅旨(耆)，後以封畢公于黎^②。

案：漢代的學者因“西伯”，以為文王戡黎，唐宋學者承其說。兩宋之際的宋人始疑此說，認為此“西伯”乃武王。朱子不能決，兩存之；今本《竹書紀年》亦兩存之，明顯是抄襲朱子的觀點。清華簡《著夜》證實西伯戡黎乃武王所為，胡宏等人的觀點是正確的，這益發證明今本《竹書紀年》的寫作在朱子之後。

① 清華簡《著夜》，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上海：中西書局，2010年，圖版63—65頁，釋文150頁；李學勤：《清華簡〈旨夜〉》，原載《光明日報》2009年8月4日，收入李學勤：《三代文明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第148—151頁。

② 李學勤：《清華簡〈旨夜〉》，原載《光明日報》2009年8月4日，收入李學勤：《三代文明研究》，第148—151頁；李學勤：《從清華簡談到周代黎國》，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與保護中心編：《出土文獻》第1輯，上海：中西書局，2010年，第2頁。

(2) 申戒農官

今本《竹書紀年》曰：

（康王）三年……申戒農官，告于廟。^①

案：《詩序》曰：

《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②

《呂氏家塾讀詩記·臣工》曰：

譙郡張氏曰：“先王深知禮義之本原起於稼穡之際，故其於農事常首先天下之政。諸侯助成王祭，其歸而戒之以農事者，由此故也。”^③

胡宏《皇王大紀》曰：

《周頌》十一篇曰《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④

附於成王七年下。

朱子《詩集傳·臣工》曰：

此戒農官之詩。^⑤

《詩序》曰：

《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⑥

《毛詩·周頌·噫嘻》曰：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⑦

胡宏《皇王大紀》曰：

《周頌》十二篇曰《噫嘻》，一章八句，春夏祈穀于上帝也。^⑧

朱子《詩集傳·噫嘻》曰：

此連上篇，亦戒農官之詞。^⑨

① 王國維：《今本竹書紀年疏證》，《古本竹書紀年輯證（修訂本）》，第248頁。

② 孔穎達：《毛詩正義》卷19—2，《阮刻《十三經注疏》，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第590頁。

③ 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卷29《臣工》，景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宋刊本，張元濟等編《四部叢刊續編》，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三年，第1頁a；黃靈庚等主編：《呂祖謙全集》，第4冊，梁運華點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728頁。

④ 胡宏：《皇王大紀》卷17《三王紀·周成王》，第12頁b。

⑤ 朱子：《詩集傳》卷8《臣工》，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第227—228頁；《詩集傳》卷19《臣工》，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修訂本）》，第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729頁。

⑥ 孔穎達：《毛詩正義》卷19—2《周頌·臣工之什·噫嘻》，《十三經注疏》，上冊，第591頁。

⑦ 孔穎達：《毛詩正義》卷19—2《周頌·臣工之什·噫嘻》，《十三經注疏》，上冊，第591頁。

⑧ 胡宏：《皇王大紀》卷17《三王紀·周成王》，第13頁a。

⑨ 朱子：《詩集傳》卷8《噫嘻》，中華書局本，第228頁；《朱子全書（修訂本）》，第1冊，第730頁。

門人輔廣述朱子說,《詩童子問》卷八:

《臣工》是成王戒農官之辭,《噫嘻》疑是康王戒農官之辭,若是成王之詩,則不應言其謚號也。^①

“戒農官”本朱子《詩集傳》釋《臣工》、《噫嘻》篇義,宋代及宋以上諸家多本《詩序》。吳師道《詩集傳名物鈔序》曰:

由漢以來,毛、鄭之學專行,歷唐至宋一二大儒始略出己意,然程純公、呂成公猶主序說。子朱子灼見其謬,汛掃廓清,本義顯白。^②

元明學者多采朱子說。朱子以爲《噫嘻》康王時詩,《皇王大紀》以爲成王、周公時詩,與此不同。然則是條足證今本《竹書紀年》采朱子說爲之。

7. 徵引

聯繫《竹書紀年》的流傳^③,南宋與元代學者皆轉引前人著述所引《紀年》,雖鄭樵、朱子、呂祖謙、羅泌父子、金履祥、王應麟、馬端臨、胡三省、吳師道皆不免。至於元明之際不改。自洪武至於正德學者著述仍是徵引古本《竹書紀年》。明嘉靖以降,今本《竹書紀年》始出,學者雖徵引而斥之^④。故有識學者徵引《紀年》乃以轉引晉至宋代學者徵引的古本《竹書紀年》爲先,無,乃取今本《竹書紀年》參考。所以,以徵引情況分析,今本《竹書紀年》的流傳時代是明嘉靖以後,其成書時代亦不會太早,大體是明代的僞作,缺乏上溯至元明間的證據。

8. 編次

今本《竹書紀年》的編次存在大量混亂的現象,正文和注釋脫節,文字脫訛現象嚴重。編次錯亂,非宋元學者所爲,肯定不會流傳於宋元時期。

9. 版刻

今本《竹書紀年》曰:

① 輔廣:《詩童子問》,元至正三年建安余志安勤有堂刻本,第9頁b。

② 吳師道:《詩集傳名物鈔序》,許謙《詩集傳名物鈔》,《通志堂經解》,清康熙間通志堂刻本,第1頁b。

③ 詳見本書第四章《〈竹書紀年〉流傳考》。

④ 關於《竹書紀年》二卷本的出現年代,目前資料證明是不晚於明代嘉靖,而又沒有發現早於嘉靖以前的確信資料。嘉靖時期一些學者著述已經徵引《竹書紀年》二卷本(如楊慎《丹鉛餘錄》刻於嘉靖二十六年、陳耀文《天中記》成書於嘉靖三十九年,皆多次徵引),成書於隆慶四年的《萬卷堂書目》亦著錄《竹書紀年》二卷本,又以范欽整理的天一閣本爲代表。清人雷學淇曾獲“大字本”,推測其爲元明間刊本(雷學淇:《竹書紀年考證》“宋以後《紀年》傳本考”條,《考訂竹書紀年》,清亦器齋刻本,第13頁a),不能肯定。至於少數學者缺乏對《竹書紀年》流傳的把握,根據個別條文推測今本《竹書紀年》的出現年代,結論不足爲據。今本《竹書紀年》應是古本《竹書紀年》亡佚以後的產物。

(幽王)二年……晉文侯同王子多父伐(郟)[郟],克之。乃居鄭父之丘,是為鄭桓公。^①

《水經注》曰：

《竹書紀年》：“晉文侯二年，周宣(衍)王子多父伐郟。克之，乃居鄭父之丘，名之曰鄭，是曰桓公。”^②

案：“周宣”，《永樂大典》本^③、朱謀埠本^④皆作“同惠”。

王應麟《詩地理考》卷二，兩見：

《水經注》：“《竹書紀年》：‘晉文侯二年，王子多父伐郟，克之，乃居鄭父之丘，名之曰鄭，是為桓公。’”

《水經注》：“《竹書紀年》：‘晉文侯二年，(同)[周]王子多父伐郟，克之，乃居鄭父之丘，名之曰鄭，是曰桓公。’^⑤

案：古本《竹書紀年》作“周宣王子多父伐郟”，今本《竹書紀年》訛誤作“晉文侯同王子多父伐郟”，蓋因版本作“晉文侯二年同王子多父伐郟”而誤，與《詩地理考》所引本同，而與《永樂大典》本、朱謀埠本異，今本《竹書紀年》所據文獻版刻的時代介乎之間。

雷學淇《考訂竹書紀年》曰：

大字本。嘉慶二年得于書肆。首尾殘缺，唯舜紀以下至周顯王尚完善可續。字體與元人所刻者相似，而“滅荀”、“城荀”等事多不載。疑即楊慎《丹鉛錄》所稱，蓋元明間校刊本。^⑥

雷學淇所見大字本、楊慎《丹鉛錄》所引本都早於天一閣本，雷學淇斷其時代為元明間，其書流傳不廣。

10. 曆法

今本《竹書紀年》取一行的《大衍曆議》，誤用《大衍曆議》的歲名干支^⑦。

① 舊題梁沈約附注，明范欽訂：《竹書紀年》，景上海涵芬樓藏明天一閣刊本，張元濟等編《四部叢刊》，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十八年，卷下，第16頁b；王國維：《今本竹書紀年疏證》，《古本竹書紀年輯證（修訂本）》，第261頁。

② 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卷22《洧水》，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中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842—1843頁。

③ 桑欽撰，酈道元注：《永樂大典》卷11135《水·水經二》，張元濟等編《續古逸叢書》43，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年至1957年景印本，第12頁a。

④ 朱謀埠：《水經注箋》卷22《洧水》，明萬曆四十三年李長庚刻本，第14頁a。

⑤ 王應麟：《詩地理考》卷2，《玉海》附，第6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書店，1987年影印本，第19頁、28頁；王京州、江合友點校，《王應麟著作集成》，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227、249頁。

⑥ 雷學淇：《竹書紀年考證》“宋以後《紀年》傳本考”條，《考訂竹書紀年》，第13頁a。

⑦ 見本書第二章新城新藏、陳振先、吳瑛、張培瑜等學者的考證。

故今本《竹書紀年》的成書時代要晚於一行的《大衍曆議》的撰成時代，即唐玄宗開元十五年。

11. 辨偽

《竹書紀年》是很重要的文獻，歷代學者重視與徵引。宋元及以前學者只是批評古本《竹書紀年》的異說，而明清以來學者對於今本《竹書紀年》的各方面展開猛烈地批判。對今本《竹書紀年》的辨偽始自明代，盛於清代，明清以前的學者沒有對今本《竹書紀年》的辨偽，尤其是宋代學者著錄、徵引、討論的是古本《竹書紀年》，今本《竹書紀年》於時未出。

通過結構、卷數、繫年、文字、史料、學術、徵引、編次、版刻、曆法、辨偽計十一個方面的分析比較，可以明確今本《竹書紀年》完全是古本《竹書紀年》亡佚以後的產物，並且其成書的時代晚於《資治通鑑前編》，乃明人的偽作。

第二節 今本《竹書紀年》資料來源考

學者以往習以今本《竹書紀年》每條考其事蹟所出，於年代說明不足。王國維《今本竹書紀年疏證》考每條所出，年代略有所及。此法可取，猶有不足。一則，《今本竹書紀年疏證》專於考事，於今本《竹書紀年》年代未予釋明。二則，古籍可以資取者甚多，且今本《竹書紀年》文辭簡練，故亦不必專取某書。

《資治通鑑外紀》、《皇王大紀》、《資治通鑑前編》等編年史書，徵引甚翔，乃取三書與今本《竹書紀年》相較，今本《竹書紀年》載事蹟多見《資治通鑑外紀》、《皇王大紀》、《路史》、《資治通鑑前編》，繫年亦多取焉。今本《竹書紀年》又於《史記》、《路史》等亦有採用。

觀所載五帝三代之事，今本《竹書紀年》成書當在《資治通鑑前編》後。今本《竹書紀年》載五帝三代事蹟多見《資治通鑑外紀》、《皇王大紀》、《資治通鑑前編》，且文辭表述亦近同（如湯有七年之旱，同於《資治通鑑前編》）。今本《竹書紀年》雖有疏漏，然甚成體系，亦當基於前人而增益者也。其繫年，亦《皇王大紀》、《資治通鑑前編》類，於不明年代而求之，又遠過於二書。

晉以來學者徵引古本《竹書紀年》而存於今者，多見於《水經注》、《史記》三家注、《太平御覽》，數量雖多却不全，今本《竹書紀年》廣取其他文獻，冒充為古本《竹書紀年》條文。今本《竹書紀年》載五帝三代事蹟翔實，《資治通鑑外紀》、《皇王大紀》、《資治通鑑前編》所記皆備焉。然於東周則不然，條文少而略，春秋時事多闕，春秋中晚期晉君或僅記即位與陟卒，戰國事蹟輯所見古本《竹書紀年》條文，補以他書少數條文。《春秋》、《左傳》、《史

記》等載東周事蹟詳備，難以取捨，故也。

一 今本《竹書紀年》五帝紀資料來源分析

今本《竹書紀年》載古本《竹書紀年》之事，多有疏漏。又以其體例考之，其載五帝三代之事，又有疏漏，如采《皇王大紀》而不載“行《戊午曆》”。

表1 今本《竹書紀年》五帝紀資料來源分析

今本《竹書紀年》①及分析	考證
(五帝紀)	
黃帝軒轅氏	
母曰附寶，見大電繞北斗樞星，光照郊野，感而孕。二十五月而生帝於壽丘。弱而能言，龍顏，有聖德，劬百神朝而使之。應龍攻蚩尤，戰虎、豹、熊、羆四獸之力。以女魃止淫雨。天下既定，聖德光被，羣瑞畢臻。有屈軼之草生於庭，佞人入朝，則草指之，是以佞人不敢進。(案：采《宋書·符瑞志》。)	《宋書》卷二十七《符瑞志上》曰：“黃帝軒轅氏，母曰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照郊野，感而孕。二十五月而生黃帝於壽丘。弱而能言，龍顏，有聖德，劬百神朝而使之。應龍攻蚩尤，戰虎、豹、熊、羆四獸之力。以女魃止淫雨。天下既定，聖德光被，羣瑞畢臻。有屈軼之草生於庭，佞人入朝，則草指之，是以佞人不敢進。”
元年，帝即位，居有熊。(案：采《資治通鑑外紀》、《皇王大紀》，為諸侯。)	《資治通鑑外紀》卷一：“黃帝有熊國君。”又曰：“一曰軒轅氏，有熊氏。”注：“皇甫謐曰：新鄭，古有熊國，黃帝之所都。受國於有熊，居軒轅之丘，故因以為名，又以為號。” 《皇王大紀》卷二：“軒轅氏都于有熊。” 《資治通鑑前編》卷首“黃帝有熊氏”注：“國于有熊，故號有熊氏。”
初制冕、服。(案：采《資治通鑑前編》卷首，年代不明。此時帝尚幼。)	《儀禮注疏》卷二《士冠禮》賈公彥疏：“《世本》云：黃帝作旒冕。” 《周易》卷八《繫辭下》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資治通鑑前編》卷首：黃帝有熊氏“作冕旒，正衣裳。”注：“《易》曰：黃帝垂衣裳而天下治。《世本》曰：胡曹作衣。宋衷曰：黃帝臣也。一云伯余，黃帝也。《世本》又云：伯余制衣裳，孟詵錦帶。《前書》曰：十紀合推紀四，始教人食鳥獸，衣其皮毛。《家語·五帝德篇》孔子曰：黃帝始垂衣裳。”

① 今本《竹書紀年》據《四部叢刊》影明天一閣本。方詩銘、王修齡點校王國維《今本竹書紀年疏證》，存在改正今本《竹書紀年》原文錯誤的情況，沒有認識到今本《竹書紀年》的錯誤是其屬於偽書的證據之一。

續表

今本《竹書紀年》及分析	考證
<p>二十年，景雲見。以雲紀官。 (案:采《皇王大紀》，在登帝位之元年。黃帝征諸侯多矣，《皇王大紀》、《路史》、《資治通鑑前編》卷首等不能明此乃自即諸侯位以來之何年，“二十年”乃今本《竹書紀年》自繫年也。)</p>	<p>《左傳》(卷四十八)昭公十七年：“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孔穎達疏：“《史記·天官書》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困，是為卿雲。’或作慶雲，或作景雲。《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景雲出。’服虔云：‘黃帝受命，得景雲之瑞，故以雲紀事。’黃帝雲瑞，或當是景雲也，百官師長皆以雲為名號，即是以雲紀綱諸事也。雲為官名，更無所出。” 《皇王大紀》卷二：“神農侵暴諸侯，軒轅興師征之。……軒轅遂踐天子位。在所則有景雲，若金枝玉葉蔭其上，因以雲紀官。春官為青雲氏，夏官為縉雲氏，秋官為白雲氏，冬官為黑雲氏，中官為黃雲氏。” 《路史·後紀五·黃帝》曰：“其即位也，適有雲瑞，因以雲紀，百官師長俱以雲名。” 《資治通鑑前編》卷首：黃帝有熊氏“以雲紀官。”注：“帝初受命，適有雲瑞，乃以雲名官，為雲師。”</p>
<p>有景雲之瑞，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兩星，青方中有一星，凡三星，皆黃色，以天清明時見於攝提，名曰景星。帝黃服齋于中宮，坐于玄扈洛水之上，有鳳皇集，不食生蟲，不履生草，或止帝之東園，或巢于阿閭，或鳴於庭，其雄自歌，其雌自舞。麒麟在囿，神鳥來儀，有大螻如羊，大鯢如虹。帝以土氣勝，遂以土德王。 (案:采《宋書·符瑞志》。)</p>	<p>《宋書》卷二十七《符瑞志上》曰：“有景雲之瑞，有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兩星，青方中有一星，凡三星，皆黃色，以天清明時見於攝提，名曰景星。黃帝黃服齋于中宮，坐于玄扈洛水之上，有鳳皇集，不食生蟲，不履生草，或止帝之東園，或巢于阿閭，或鳴于庭，其雄自歌，其雌自舞。麒麟在囿，神鳥來儀。有大螻如羊，大鯢如虹。黃帝以土氣勝，遂以土德王。”</p>
<p>五十年秋七月庚申，鳳鳥至，帝祭于洛水。(案:隱括《宋書·符瑞志》，見下。)</p>	<p>見下。</p>
<p>庚申，天霧三日三夜，晝昏。帝問天老、力牧，容成曰：“於公何如？”天老曰：“臣聞之，國安，其主好文，則鳳凰居之。國亂，其主好武，則鳳皇去之。今鳳凰翔於東郊而樂之，其鳴音中夷則，與天相副。以是觀之，天有嚴教以賜帝，帝勿犯也。”召史卜之，龜焦。史曰：“臣不能占也，其問之聖人。”帝曰：“已問天老、力牧、</p>	<p>《宋書》卷二十七《符瑞志上》曰：“五十年秋七月庚申，天霧三日三夜，晝昏。黃帝以問天老、力牧，容成曰：‘於公何如？’天老曰：‘臣聞之，國安，其主好文，則鳳皇居之。國亂，其主好武，則鳳皇去之。今鳳皇翔於東郊而樂之，其鳴音中夷則，與天相副。以是觀之，天有嚴教以賜帝，帝勿犯也。’乃召史卜之，龜焦。史曰：‘臣不能占也，其問之聖人。’帝曰：‘已問天老、力牧、容成矣。’史北面再拜曰：‘龜不違聖智，故焦。’霧除，遊于洛水之上，見大魚，殺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魚流於海，得《圖》、《書》焉。《龍圖》出河，《龜書》出洛，赤文篆字，以授軒轅。軒轅接萬神於明庭，今寒門谷口是也。”</p>